



有右武魏威信以宰相仁浦之子為駙馬都尉特請於朝乃得其
之意賦魏威信以宰相仁浦之子為駙馬都尉特請於朝乃得其
子為寺丞是公主未有奏蔭也增釋法化四年男昭節度使駙馬
承從威信之請以此知祖宗朝公主無奏子法也威信九仁浦之
子仁浦以右相就第身後恩數不及其孫而威信以駙馬都尉亦
詳請於朝乃得杜彥鈞以昭憲之姪從太祖幾二十年僅補東
官其長男云杜彥鈞以昭憲之姪從太祖幾二十年僅補東
頭供奉官是戚里未輕奏蔭也同上杜彥鈞者昭憲皇太后之姪
其父至京師更太祖之世幾二十年至太平興國五年始補東頭
供奉官以此知祖宗之戚里后妃之家子弟得官之不濫也
王德用以勳臣超之子超之建隆已二十年而德用僅為忠佐是
管軍方鎮未有奏蔭也同上祥符六年王超卒錄其子錄州都統
二十餘年而德用上以太平軍牙校補官豈補奏之法非嚴耶然
祥符以前方鎮去官軍二衙未有奏補法也補奏之法非嚴耶然
此未足為嚴公卿子弟未任之前則命入學以教之既學之後復
立較試以考之若可用矣猶以為未也其已試者復嚴之覆試覆
試則以身年誦書三者而並舉焉其已覆者復親為之引對引對
果精則命官否則復黜焉茲其所以為嚴是故奚嶼以坐補齋郎
而貶高元緒亦以坐補齋郎而貶噫覆試失實尚罪舉主嚴何如
耶建隆之制所補齋郎即推馬以三事覆試之曰身日年曰誦書曰
任子

元緒坐補齋郎錢象中以學業未精而黜陳宗紀亦以學業未精而黜
噫引對未精復俾再學嚴何如耶祥符二年詔門資二十一十五以上
年為限令官與別監考試既而引對錢象中夫既習於國學復
試於有司又復引對於天子之庭又安有膏梁之習哉此國初
之制然也蓋自祥符之後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寬故
國初無誕節之恩雖有亦一時之特旨自祥符定承天節奏蔭於
是有誕節推恩之例全道未壽寧節推恩時上春秋稍高出自特
奏隆條格以推恩國初無遺表之制雖有亦一時之特恩自祥符
既入流增多也既入流增多也國初無遺表之制雖有亦一時之特恩自祥符
請日繁白丁盡補於是遺表推恩之例表之制如韓重賢劉
補亦一時之特恩真宗以後臣寮遺表正請元恩國初無郊裡
旁及妻弟外生不治門客如魏率皆望沾恩國初無郊裡
之蔭自祥符南郊詔朝臣與恩一子於是郊裡推恩之例祥符
詔提刑朝臣與一子恩自是此雖承平日久恩重賞厚然覆試
年一講大禮奏蔭之恩曠矣此雖承平日久恩重賞厚然覆試
之制尚嚴而引對之制猶在我真宗在御二十五年未嘗不臨
軒試之若寬而實嚴也真宗在御二十五年未嘗不臨
今更不引對依格注自引對罷於天禧之四年而選用不如前日

爾况自明道之間復以致仕推恩有負外致仕而其子試校書者
有三丞致仕而其子為二丞者雖曰國初有之蓋特恩也然亦給
事知制誥侍從之職始得任子為學究校書而已今以負外三丞
不過以朝奉奉議郎皆得官其子不愈寬乎此於誕節遺表郊禮
之外而復開致仕之例李究出身天禧元年知制誥胡旦致仕以
其子為三丞即夫給事者今之通議大夫也知制誥者今之中書舍
子也皆曰侍從自外也三丞即今之通議大夫也知制誥者今之中書舍
朝奉奉議郎也推恩至此可謂廣矣是以慶曆以來諸賢刺口極
論富弼論冗濫之弊慶曆中范仲淹富弼有言自真宗皇帝以
弊冗濫日增請罷少卿李東之請定補陞之法至和中華官李東
監以上乾元節云云李東之請定補陞之法至和中華官李東
言自是歲減入流者元憲二百員父兄不知教訓子弟不修藝業
此孫才之請也禮部侍郎李元宗亦言父兄不知教訓子弟不修藝業
馬繁居位仕未嘗勤學已列等第故使父兄不知教訓子弟不修藝業
不修藝業俾之從政以害民也李元宗亦言父兄不知教訓子弟不修藝業
不許陞之學士精加考試此何刻之請也何刻言近年大臣罷職
其陳乞及奏率人同試以塞使律如有合該恩例者送學士精加
試范鎮言之毋混孫才又言之見上注於是仁宗慨然懲革濫恩
任子

伏以周大司業掌學政以六藝教國子則官材蓋本
於出官今之陞法推恩大廣設考課之格立保任之條自是任子
之恩殺而考士之制嚴矣慶曆二年十一月詔曰周大司業掌學
而考之陰法推恩大廣以致致宗蒙恩拜馬授官未知率身之道
從政之方今設考課之格立保任之條亦庶幾焉自是
任子之夫何熙寧大臣當國能身言書判之制立餘試出官之法
甚而有免試之例有陳免之恩不惟不試於便殿亦且不試於有
司不惟不試於有司亦或不詣於銓曹不問賢否徑得出仕否則
處以獄祠坐廢廩祿爾而任子之法至此益弊夫既廣恩意之寬
而復無較試之嚴所以為濫也熙寧中罷身言書判立餘試出身
有陳乞之恩不惟不試於有司又不引對於便殿今日任子之法
不引對於便殿注官甚者外以岳祠坐廢廩祿今日任子之法
以言乎郊禮郊禮有陞也以言乎致仕致仕有陞也以言乎遺表
遺表亦有陞也所不存者誕節之恩其陞不為不廣爾考試之法
開其引對今已罷矣問其試覆今亦罷矣所存者銓試之制其試
不為不優爾然為子弟者以富貴為可樂以養安養逸為可適意
而從仕之學未嘗過而問焉為父兄者一命與子終身為喜再命

與孫汲齒無憾而過庭之訓未嘗及焉夫既命而銓既銓而爵此非拒其來也蓋所以勉其學而養其材也况一歲而一試非復三歲大比之及合五而取一非於千百之中而不可幾也問之以可據之律較之以童子所易能之目則待之之道誠寬而且厚也夫何不勉以從政之學不加以過庭之訓至挾策而趨場屋者或闕筆以相視貨賄之行至有執而從吏訊者甚而未踰乎強仕之年而甘從遠僻之役規避吏部之問而求領禱祠之職推原其故皆平時之無所教養訓載也今日而能行乾道未經銓試不許入仕之令則門資者相率而為學來者不濫仕者不冗而祖宗舊典復見矣不施行余道二年臣僚之指稱今後出官人先令吏部具曾銓既未嘗銓試又補授未滿二年故有此語

久任

重黎羲和世掌天地書綱征注羲和自唐虞三代世職典禮伯夷典樂終始一人平水周功隨即黜之可也而必遲之九載古之人其重於久任蓋如此也夫子相魯初而謗之三月而誦之

孔子攝相事其初人謗曰魯衰而黜殺之無矣鞞之魯衰殺之無無子產相鄭一年而謗之三年而誦之子產從政一年而人誦之子產從政一年而人誦之而末誦也若驟去也雖聖賢無所施其技矣帝王寧不計慮此耶降其先漢猶有古意漢制惟邊更三歲一更邊會宗傳如淳注而其他官以至倉庫之微初未嘗有終更之限也前王嘉疏文帝時以官為氏倉氏庫氏皆其史之後也其一夏侯嬰自高祖時為太僕至文帝不易其職僕文帝立復為太僕揚雄為黃門郎歷三世不徙官木贊推三此其在內者然也有為京兆尹九年張敞有為刺史五年有為郡太守八年黃霸為潁川太守其在外職未嘗不以其任也王嘉謂文帝時吏居官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業莫有苟且之意上注此足以見漢之任吏不輕於易置也苟二千石治行諫最則爾書褒寵增秩賜金循吏亦未遽遷擢以重斯民去思之心至其屬吏則其太守察其廉汙而進退之故郡丞雖老聾或以其廉而不欲數易黃霸守潁川許丞老病聾督郵自欲逐之霸曰

選其可用者而罷斥諸病吏朱博傳博為琅邪太守折視事右曹
是以朱淳左雄輩極言之光武時朱淳上疏曰問者守相數見換
猶病其速也高宗時劉道誥曰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
州二十八八年者李善有治并州十六年者其為績效班班可攷然
則又任之制誠今古不易之良法矣 祖宗朝大而在中書者三
十年呂夷微而典作坊者八年魏正三司數易司馬公憂之七年
迎往來之擾也至於監司守令誠不可不重其任矣 祖宗朝知
秦州者六年不遷宋瑛宰相廬者七年不遷刀術故六年而易轉
運使十六人王舉正以為憂二年而換知州七人范鎮亦奉

至於公邊守帥尤不可不重其任者昔我 藝祖留心邊任李漢
超守閩南郭進控西山賀惟忠守易州李謙溥守
隰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遠或三年近
猶八九年假之事權略其細故不為聞言輕有移易張方平疏云
其細故不為聞言輕有移易其予之也則得以養武士行間謀
而蕃美情狀久而無不知之東平西定各得所欲非此之由乎若
夫武臣指邊郡為發身之地地形山川未及知軍負士伍未及識
吏民士俗未及諳已復去矣此張公方平所以深議於慶曆也慶
八年方平上疏云武臣相邊郡謂之邊任借之為發身之地
邊任者曾無寸勞薄效不數年徑至橫行而又移換易改地形
山川未及知軍負士伍未及識吏民士俗未及諳已復去矣長編

銓選

成周選舉之法先之以司徒而終之以司馬唐人先之以禮部而
終之以吏部司馬位居司徒之次而受其成者古之取人德行爲
本司徒考其德行而司馬授之政事故以司馬受終焉若比

者長編至和元年賈熙判流內銓有蓋州推官蔡澤在自匿其私
罪應舉及第而奪其勞考者同上晉州推官李立有私罪應自行
歲當舉者勸自首其車瑞以其請擇主判官責成選事蘇紳之言也
其請命判銓之官當以衡監
自任者文彥博之言也三類之法定本選之人判銓之官當以衡監
監自任者是祖宗之銓選雖任法而猶任以人也私竊恠近世
以來吏部牽於資格而不能任甄綜人物之權宿秩計歲月及近
而叙遷差遣視名次高下而占射格法既局所謂銓量人物者徒
建空名而已是以前輩有言今賢才之伏於下者資格礙之也職
業之廢於上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取者爭於資格也民之
困於虛政暴令者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玩弊百史之所以
廢弛法制之所以頹壞而不救者官資格之失也係論資格然
則今之當銓衡之任者愚敢以不限資格為請

經筵

古者自上而下皆勸學之賢至後世有定職矣又其甚也闕而不

銓

置爾古者由內而外皆講學之地至後世有定所矣又其甚也罷
而不設爾噫孰知國朝講官之外未嘗不親正人乎經筵之外未
嘗不勤聖學乎此愚所以三咏三嘆也且古之盛時前師後傳左
疑右承可與講論乎曰未也保氏諫憲史官記過可與講論乎曰
未也蓋宿衛環列無非吉士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朝夕從容不啻
朋友師弟子之講習此則聖人講論之人噫師氏之職同與膳夫
詩雲漢闈宦之賤得列小宰聖人之意微矣哉廣庭密勿

大臣納誨可以講論乎曰未也虎門森嚴以嚴詔王師氏可以講
論乎曰未也蓋深宮幽隱之所無以異於廣庭議論之地宦官女
子之側凜凜乎公卿百執之列所以薰陶涵養無往而不善此則
聖人講論之地噫路門寢門皆屬儒臣內朝外朝統于冢宰聖人
之慮遠矣哉此三代所以世有哲王也自宣帝甘露中始詔諸儒
講五經於石渠經筵之所始乎此本紀甘露二年詔諸儒講五經
其說上稱林制監史馬立案厥後遂為常制是以東漢章帝嘗會
諸儒於白虎觀講五經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石渠故

事後本紀建初四年詔曰中元元年詔曰五經章句頗多或欲成首
云是下太平元長水校尉樊豐奏言先帝欲使諸儒會白虎觀講
論五經使五大常卿大夫博士議郎官及諸生著儒會白虎觀講
於未央大殿之地俾羣儒出入禁庭講論經學非不善也然望之
名儒出補外郡本傳石顯儉人弄權中庭本傳宣帝之講論果常
如石渠乎自元宗選儒學之士入內侍讀馬懷素褚無量與焉侍
讀之名始乎此迨開元十二年置集賢院有侍講學士有侍讀學
士於是有常職矣每唐百官志及通鑑唐開元三年上謂宰相曰朕
入內侍讀九月戊寅以馬懷素褚無量二人侍讀以所出諸經
義置集賢院侍講夫以侍讀侍講皆天下文學經術之士俾之橫
經帝幙紬繹古今非不善也然黎園之樂汨亂聰明寧王之笛轉
移心術及禮樂志帝之講學果常如集賢書院乎噫傳以一齊謹
以衆楚求其齊語必不可得一暴未幾十寒已至天下未有能生
之物嗟夫講學且爾況不講乎勸學且爾況不勸乎故尚書樸學
厭而不好上曰臣愚以尚書五經樸學不好博士倚席廢而不講
如從

後儒亦序自安帝攬政并於教噫駭乎無以議為也 國朝以
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視息噫駭乎無以議為也 國朝以
講學為治本以親賢為家法自 太祖置講席殿命于昭素講易
太宗開經筵太平興國實 國朝經筵之始景祐則講於崇政
中崇政 元祐則講於資善 哲宗開講筵是謂講筵 或命直
禁中 讀寓直學中以修顧問 或直盧秘閣長編咸平二年自宗
更日侍講長中以此講學之所也不特此爾聽政之餘探賸簡編
於宗謂臣曰朕聽政之外未嘗虛視朝之暇講論經藝上皇
度朝之暇則令講論經義嘗曰朕聽政之餘非講筵乎宮中消日惟是
觀書 長編元祐七年王若叟奏曰陛下宮中 居常禁中亦有日課
紹興七年上曰朕喜春秋之季率二非講筵乎是經筵之外無適
而非學也 國朝未置侍讀以著作佐郎呂文仲為之尋又為翰
林侍讀實 國朝講官之始 國朝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始用著作
中長編直侍 咸平始以楊徽之為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為翰林侍講
學士 長編太平二年以楊徽之為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為翰林侍講
始以賈昌朝為崇政殿說書 景祐元年始以賈昌朝為崇政殿說書
以楊安國為天

章閣侍講 章閣侍講 四年以賈昌朝王道宗馬希言楊安國並兼天

為翰林侍讀 不帶學士者 馮元有為侍講侍讀外使者 景德四年

不加別名 但高若訢為侍講 有為侍講侍讀外使者 景德四年

元不加別名 但高若訢為侍講 有為侍講侍讀外使者 景德四年

即充翰林侍讀 士知天雄軍府侍讀 始也天德二年張知白為刑部

有著作佐郎兼侍講者 元祐初 范純夫乃以著作佐郎兼此講讀

之官也不特此爾 臺丞未有與經筵者 特與之 慶曆二年召權衡

講官也 不特此爾 臺丞未有與經筵者 特與之 慶曆二年召權衡

講官也 不特此爾 臺丞未有與經筵者 特與之 慶曆二年召權衡

講官也 不特此爾 臺丞未有與經筵者 特與之 慶曆二年召權衡

講官也 不特此爾 臺丞未有與經筵者 特與之 慶曆二年召權衡

講官也 不特此爾 臺丞未有與經筵者 特與之 慶曆二年召權衡

講官也 不特此爾 臺丞未有與經筵者 特與之 慶曆二年召權衡

講官也 不特此爾 臺丞未有與經筵者 特與之 慶曆二年召權衡

講官也 不特此爾 臺丞未有與經筵者 特與之 慶曆二年召權衡

講官也 不特此爾 臺丞未有與經筵者 特與之 慶曆二年召權衡

講官也 不特此爾 臺丞未有與經筵者 特與之 慶曆二年召權衡

講官也 不特此爾 臺丞未有與經筵者 特與之 慶曆二年召權衡

講官也 不特此爾 臺丞未有與經筵者 特與之 慶曆二年召權衡

講官也 不特此爾 臺丞未有與經筵者 特與之 慶曆二年召權衡

講官也 不特此爾 臺丞未有與經筵者 特與之 慶曆二年召權衡

講官也 不特此爾 臺丞未有與經筵者 特與之 慶曆二年召權衡

講官也 不特此爾 臺丞未有與經筵者 特與之 慶曆二年召權衡

講官也 不特此爾 臺丞未有與經筵者 特與之 慶曆二年召權衡

講官也 不特此爾 臺丞未有與經筵者 特與之 慶曆二年召權衡

講官也 不特此爾 臺丞未有與經筵者 特與之 慶曆二年召權衡

講官也 不特此爾 臺丞未有與經筵者 特與之 慶曆二年召權衡

講官也 不特此爾 臺丞未有與經筵者 特與之 慶曆二年召權衡

講官也 不特此爾 臺丞未有與經筵者 特與之 慶曆二年召權衡

講官也 不特此爾 臺丞未有與經筵者 特與之 慶曆二年召權衡

講官也 不特此爾 臺丞未有與經筵者 特與之 慶曆二年召權衡

講官也 不特此爾 臺丞未有與經筵者 特與之 慶曆二年召權衡

得之小 晏 師民曰 以水喻政 有自哉 對曰 水性順則海 則帝

得之小 晏 師民曰 以水喻政 有自哉 對曰 水性順則海 則帝

得之小 晏 師民曰 以水喻政 有自哉 對曰 水性順則海 則帝

得之小 晏 師民曰 以水喻政 有自哉 對曰 水性順則海 則帝

得之小 晏 師民曰 以水喻政 有自哉 對曰 水性順則海 則帝

得之小 晏 師民曰 以水喻政 有自哉 對曰 水性順則海 則帝

得之小 晏 師民曰 以水喻政 有自哉 對曰 水性順則海 則帝

得之小 晏 師民曰 以水喻政 有自哉 對曰 水性順則海 則帝

得之小 晏 師民曰 以水喻政 有自哉 對曰 水性順則海 則帝

得之小 晏 師民曰 以水喻政 有自哉 對曰 水性順則海 則帝

得之小 晏 師民曰 以水喻政 有自哉 對曰 水性順則海 則帝

得之小 晏 師民曰 以水喻政 有自哉 對曰 水性順則海 則帝

得之小 晏 師民曰 以水喻政 有自哉 對曰 水性順則海 則帝

得之小 晏 師民曰 以水喻政 有自哉 對曰 水性順則海 則帝

得之小 晏 師民曰 以水喻政 有自哉 對曰 水性順則海 則帝

得之小 晏 師民曰 以水喻政 有自哉 對曰 水性順則海 則帝

得之小 晏 師民曰 以水喻政 有自哉 對曰 水性順則海 則帝

得之小 晏 師民曰 以水喻政 有自哉 對曰 水性順則海 則帝

經學黃老孝文是不事乎經也是以讀書為糟粕也莊子通變之說竊而紛更武帝紀元光元年詔曰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復離之語舉而窮贖武帝紀元光元年詔曰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復離之語舉

詩書發冢也莊子故不事乎經者其罪小自叛其經者其罪大何者不事乎經雖無以利民亦不至禍民叛經者借先王之文逆先

王之道其禍天下慘矣嗟夫聖人作經豈料禍天下哉正理之不

明適用之不知所以至此也取需卦燕樂之說其君以宴遊

借豐亨豫大之說諛其君以侈糜

苗弊法假周人出息之事以自文李常言王爰石爰取經傳傳會

於息錢不知泉府實受壓人之五布周禮保甲詩令托先王民兵

之論以自售昭寧三年行保甲法上論變義勇為民兵謂安石曰

禮果如是乎湯誥勇智非以不殺論

之則贖武者未必不矯之矣神宗新經筵曰公著講天乃錫王勇

湯能伐夏校民故以智勇言之然聖人之德當如易所謂聰

制柴望不以巡狩原之而封禪者皆假之矣范祖禹講王制曰

知置而弗講是未知其所以詩慶曆五年先是講官不欲請新臺

知點而不進是未知其所以春秋王文石以春秋為破碎之噫聖

經難明也安得講師三昧如范祖禹乃得講師三昧經學淵源如

程伊川言行伴之講論經筵哉

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九

續集

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十

國學

續集

古者學校養其心不養其身後之學校養其身不養其心又其後也養心之教既泯養身之政復闕此君子所以觀古今之別也嘗考成周一書織悉備具而學校養士之暇獨闕而不載有如仕者受田者必有稍食外焉守溝池之士庶則均其稍食者有堂固焉內焉宰均其稍食外焉守溝池之士庶則均其稍食者有堂固焉內焉治文書之府史則掌其食者有犒人焉並周禮本官獨不聞有所謂養士之官不知當時隸業於成均者何以爲養耶雖宮伯月終則均秩周人之待國子者其出於此矣又不知當時士庶者何以爲養耶噫周人之所以養士者非區區犧廩之末也有樂舞以和平其血氣有詩書以培植其見聞有干戈射御以閑其禮儀其所以長育成就者蓋在此而不在彼古人非不欲設官以專其事豐廩以養其軀誠不敢以百司庶府待學校幸餼廩之微以是浼天下之賢者而當時賢士亦不待有所慕而爲有所利而進潤澤如止

長養如陵厚德如朝陽今儀如梧桐蓋靈龜朶頤輕重有別而自
養之學深矣漢承秦滅學之後學校未皇武帝從仲舒之言遂建
太學仲舒對策曰因太學然按晉灼所言乃謂西京無太學晉灼
京无太學曲若爾則漢未嘗有矣及按三輔黃圖謂西京太學在
長安西北七里若爾則漢未嘗無矣三輔黃圖西京太學在長
以二說參之蓋黃圖所載皆武帝制度是指武帝之時而言也晉
灼蓋論漢初之制也方武帝建學之初為諸生學長安者或至困
厄而不自激厲由郡國選詣博士者或貧無資用時行賃作用賃
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稟儀猶未具也至元帝好儒
當為弟子都養元帝好儒以用賃始武帝弟子之負
設負用度充足至是始備焉元帝好儒以用賃始武帝弟子之負
僅至五十儒林傳始帝至昭帝所增之數亦止百人養負未盛
也昭帝幸賢良文學李增及成帝太學弟子增至三千至是始盛焉
成帝未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太然特養其身而已博士
徒取儀狀果能如周人德行道藝之選乎武帝擇民年十八以上
子太常雖與受業果能如周人成均司樂之教乎漢以弟子補太

子此養心之教猶闕也至光武中興四方學士雲會京師立五經
博士之負修太學邊豆之典光武中興好儒乃流辟雍辟雍湯何輪
免也抑抑皇儀孝友光明何尊顯也尊養更老其意勤也何輪
萬其文盛也明帝即位然亦特養其身而已執經問難果如周人春夏詩書之學乎
親行射禮果能如周人射御之習乎此養心之教亦未聞也
雖然王成舉幡會者千餘非西都興學之功歟王成舉幡以救司
林宗唱義從者二萬非東都設學之效歟黨錮傳郭林宗為唱時
能修飭制度文為之末猶足以起人激厲之志使如成周之所以
養士者養士則為飛魚躍之下果何如耶唐有三館七學二館曰
弘文館置於門下省曰崇文館置於東宮皆以宰相領之其生徒

以皇屬國戚及大臣子孫為之選率志九館三門下省有文館

之七學曰國子學曰大學亦以大臣子孫為之同書黃門侍郎之子為

之子孫與庶人之俊秀者為之此唐初之制按百官志注天官九

補授見前太宗之時亦盛矣未幾再傳掃地殆盡韋嗣立嘗疏言

論堂之庭盡墜為圃三館之門復如論堂學制果如是乎韋嗣立嘗疏言

不停既夕之天列宿上羅學制果如是乎李觀修大書曰終朝

廣文先生猶嘆無禮杜甫詩嘗贈鄭廣文詩曰少遷祭酒者謂散

為助教者躬犁鋤之事見上以師儒之

職猶爾則養負之意可以默諭矣豈非養心之教既具而養身之

政復闕乎夫學校教化之本原自唐虞三代春秋兩漢以來未嘗

一日廢六朝之擾攘南北之戰爭其視學校疑若敝筵然猶修飾

制度躬禮師儒且得已而不已亦以天理人心之本在是爾以三

百年之唐反不若僻陋攘亂之邦舉古人所以維持風化之要者

廢壞無餘噫可嘆也蓋唐以科目取進士以進士之科為貴則學

校獨廢至此然猶不觀朱泚之變世道已極而大學何蕃毅然壁

立首唱大義六館震驚而唐賴以不亡者未必非茲人之力何蕃

然則吾道亦何負於國家而唐壞之至此耶君子所厭言也我

藝祖立極之初未皇他務首幸監學士風丕振親贊孔顏吾道有

光此與武王下車訪箕子陳洪範者同一意也長編太祖既受禪

宇自贊孔顏三時臨幸焉建隆元年幸蓋國家自建隆以來已有

國子監釋奠行禮而大學未有也至慶曆從王拱辰之請始假錫

慶院為之師宗慶曆中王拱辰田况王洙余靖等言首善當自京

院為之師宗慶曆中王拱辰田况王洙余靖等言首善當自京

院為之師宗慶曆中王拱辰田况王洙余靖等言首善當自京

國子

廣文先生猶嘆無禮杜甫詩嘗贈鄭廣文詩曰少遷祭酒者謂散

小不足以容季者請以錫慶院
為太學首講殿備臨幸從之
然慶曆以後生徒日廢所居猶彼
時大學實未營也至熙寧從鄧綰之請始賜錫慶院以創之熙寧四年
侍御史鄧綰言國家治平百年雖有國子監粗容春秋釋奠有
之室其中不足以容一室至其於太學即未嘗營建上假錫慶院
西北隅廊屋數千間逼窄湫隘生員才滿三百人即尤容由是若
廊若廡若堂若齋制度壯觀規模鼎新而建學之制備矣始太學
惟有內舍給食之員僅至二百外舍未立爾熙寧元年遠方待次
蓋百餘人於是從數以立外舍之員蓋從諫官之請也熙寧元年正月詔太
學增置外舍生員百員初太學置內舍生員二百員為給食至是員足
遠方之士待次而入者蓋百餘人諫官滕甫劉庠並以爲言故有
是詔見然來遊之士愈多內舍外舍近至三百時上舍猶未立爾
未幾四年遂置上舍員內舍倍之而外舍則不限焉蓋從中書
之請也四年十月月中書言近增廣太學益置生員為外舍不限員
舍士舍以百員內舍由是冠帶濟濟絃誦洋洋藹然虞庠真校之
風而養士之真盛矣然祖宗養士之意不止是也雅樂歌詩養其
耳也安定期月國子監合諸于于散講經問難淑其心也太祖幸國
耳也首善堂雅樂歌詩乙夜乃散講經問難淑其心也子監講書
淳化幸國子監齋有選考之簿月有選考之目文已中程而選考
國子

不預則不聽選已書籍而程試不預則不許試又兼效其行藝
也養心之道又何如哉然而今日習熟見聞之久視爲故常月書
季效第課工則無預乎行齋堂規罰徒實壁無預乎行舍選所
以論行也當其年不犯重罰而已罰不必盡舉也舉者十一營者
十五罰不必盡行也間有毅然不恤衆議以師道自任以規矩力
行衆謗蜚興則又退縮矣抑又有法可行而不行者才爲衆所知
越次陞舍法也今不行也行藝爲衆所服不雜選者罰法也今不
行也博士月一誦齋教導今可行乎諸生外有顯過亦許糾治今
可行乎祖宗所以維持人心者若爲文具噫得一程伊川置禮
賢等齋以訓諸生不患不知性理之學伊川先生在大學欲以月
禮賢得一胡安定置治道等齋以載後進不患不知躰用之學
定設治道等齋以訓諸生又此又師儒責也若夫風雨如晦鷄鳴
不已中流滔天砥柱屹立此又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未可
以學校中無之

夫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是詩也君子知魯之所以興詩水青青子
衿在城闕兮是詩也君子知鄭之所以微詩衿蓋古之所謂學大
抵於黨序遂序之中國學之設不過公卿大夫之子弟非養天下
之士以為公卿大夫仕於王朝其子弟從父兄則不得不為之置
學于京師其所以養成人才皆少長於黨遂之間而習熟乎庠序
之教培植涵養始非一日有州長以會其禮射有卿大夫以察其
行藝齒序之正既有黨正孝弟之書又有族師並周禮本官嗚呼古人
重黨遂之學蓋如此其至君子於此所以卜魯郊之興衰也是故
蜀有文翁則儒化以成前漢文翁傳文翁為蜀郡守聞有常衣則
貢士與內州等唐常衣傳衣為福建觀察使始聞人未知衣衣為
閩蜀一併取耳一為之興起之教而人材至今為東南之盛焉飛
魚躍亦行所不至哉 國朝之初有四書院曰白鹿洞曰嵩陽曰
岳麓曰應天府其又有茅山書院猶未建州學也太平興國二年
戶山白鹿洞李待常數十百人望賜九經詔從其請又至道二
年岳麓嵩陽書院額及印本九經咸平四年渾州守臣李允則奏
岳麓書院修廣舍宇有書生六十餘人請乞下國子監降韓文
岳麓書院修廣舍宇有書生六十餘人請乞下國子監降韓文
岳麓書院修廣舍宇有書生六十餘人請乞下國子監降韓文

州縣李

書院額比四書院之外 乾興初孫奭守兗州建學舍聚生徒請太
學助教為講書乾興元年十一月判國子監孫奭言兗州日於
不足伏見密州馬書山講書仍給田十頃而餘鎮未置學也景祐
中詔藩鎮皆立學矣會要景祐四年詔藩鎮而他州則勿聽寶元
元年因蔡齊之請置潁州學大郡始立學矣寶元元年潁州守臣
始有李自明道景祐間蔡齊請立學賜田給書李於州而小郡
則未置至於慶曆之四年范仲淹言學校本行實宋祁言莫若使
士著而教之學校則學者修飾於是詔諸路州軍各令立學學者
二百人許置縣學於是州郡之不置學者鮮矣而教授之
置亦於是乎始其初委之漕司於幕職州縣中舉之或用兼官或
用士人皆漕司主之而未隸朝廷也熙寧中詔諸路學官並委中
書門下選差至是始屬於朝廷矣會要慶曆三年又置教授以三
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委運司及長吏於幕職州縣
官內薦教授或本外率人率有德藝者充當時每置教授或用兼
官或用士人委於漕司而未隸朝廷也熙寧六年詔諸元豐中州
府學官共五十二員惟大郡有之餘未盡有也元祐初詔齊盧宿

常等州各置自是列郡多置教官矣續會要元豐元年州府各置教官

州各置教官一員自是以後列郡多有教官矣然自置教官之後

選擇正人無日不申明之辨舉職事以副責任則政和之請也

則紹興之命也紹興三年宋由奏乞及復教官上曰若教官不

撰樂語不兼他職其任專也紹興三年宋由奏乞及復教官上曰若教官不

通經而任其選重也元豐九年立法試李官上等為博士下等為

之所以作成士類亦至矣而今之州郡之學學者之視郡庠視猶

傳舍學官之視學者始若浮萍佩焉悠悠口焉囁囁春秋有試更

出迭入僅糜一時之廩犧而已吁何輕耶愚嘗咨之耆老曰蓋舍

法行而郡縣之學有實政舍法廢而郡縣之學皆具文何者今之

郡縣有學即古者黨序遂序之遺意古人謂今之育材成德而異

日之升於司徒升於學升於司馬者皆若而人也則教養之政安

得而不嚴自後世郡縣之學所養所取判然兩塗毋怪乎不為之

州縣亭

具矣嗚呼吾知舍法為一代之良制歟思昔舍法之行也士之隸

於學月書季考致優登于籍於是貢之京師而入于夫子之學凡有

玷于罰者不預焉是以郡縣生徒更相淬厲以為今之所以教我

養我者凡皆以成就我也而我固不可不重也而師儒之官亦以

為上之人所以進用人材凡皆權輿於此也而教養之職我實任

之時則訓誨教養與之相期於無過之地而人知謹飭亦皆相率

聽命以求無忝於有司自舍法之既廢今之大學僅存其遺而郡

縣之學已非前日且今大學之法猶舍法也每季有試非無益之

試也而他日兩優釋褐自此始也名書于罰非罰金之比也而他

日銓注有所沮格自此始也而又三歲大比升於春官由大學而

進者居多士之遊大學蓋無一而非進身之階也今郡縣之學則

不然登名於大比雖足迹不歷於學皆可以預計借師友相聚泛

泛焉不相知名而無有席間函丈之誨果能如范公夜課諸生皆

立時刻乎晏丞相殊守南京向文正公仲淹方道田夏晏公請學果能如安定雅樂歌詩乙夜乃散乎胡安定在學時合

散聲散 宜乎俊民良子弟皆曩粮千里為上庠之遊而青衿之子
相與挑達城闕之遊爾何者養士有學而進身無階其名存其實
輕如之何而不為具文愚以是知舍法之為良法也或者乃曰是
法也行之於蔡氏安得為良法崇寧三年罷科舉五年歲貢法成
舍天下教養之士十一萬餘鳴呼此非蔡氏法也王宋諸公
之遺制也。在昔慶曆中宋祁王拱辰輩請士皆士著而教之以學
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而薦選之於是詔天下皆立學所謂舍法
蓋萌芽於此慶曆四年宋祁王拱辰張方平歐陽修梅軾曾公亮
若使士皆士著而教之以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季者修飾
矣故為設立季本道使者以屬部官為教授三年而代領在季事
業三百日至于元祐王公巖叟乃謂科舉之外不當別開進取之
名於是乞罷三舍之法開師弟不相見之禁元祐元年王巖叟奏
而樂育之不必科舉之外別開進取之名若夫科舉罷於熙寧之
三年貢法成於崇寧之五年是取慶曆遺法而行之也特蔡氏不
當以私意為去取焉耳於法乎何議借曰蔡氏立之其法苟善猶
不可以入廢法況是法立於慶曆諸君子乎今誠能行王宋之議

州縣字

中慶曆之法則家家稷契人人臯夔又安有具文之說哉

學官

解經不窮戴侍中此漢人之法也為博士之官者例如此後學開
啓當何如戴侍中京氏易年上六呂試博士拜即時為對曰博士
師語曰解經皆不如臣帝即召上殿講說帝善之拜為侍中京
不窮戴侍中學行可師賀德基此唐人之語也為祭酒之官例如
此諸儒尊仰又何如唐賀德基仁與從兄德基俱為國子祭酒時人
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基夫學校教化之本師儒學校之責諸生著龜後來綿最其可輕也
哉皮曰休穆成均博士書曰凡十出文愚嘗推其學官建置之由
矣祭酒立於漢通典漢置博士至東京九十四人而聰明司業監
丞立於隋隋大業三年於國子監初
監簿正錄立於北齊通典北
齊置博士一人
至博士之官西漢已有五經博士而國子博士則
始於晉也晉咸寧四年初置國子博士一人
大業置博士一人
武學博士則始於梁
也梁置太學武學博士則始於我
朝慶曆也始以既為之未
講入貢即博士之任仁宗雖有武學
元豐官制既行國子監有祭

酒司業丞簿。太學有博士正錄。並為學官。此古今公革之

大畧也。然自古迄今。其所以崇重風化。選用師儒。常如一日。爾自

今觀之。刻石傳經。儒林訂正。華山有賦。士林傳布。

揚崇之為祭酒。作華山賦。德仁文質。時人歌之。賀德仁為祭酒。人

不韓愈愈林之士。林傳布。盧誕儒宗。天子稱之。盧誕有名於時。時天下以

盧誕儒宗。天子稱之。盧誕有名於時。時天下以

昌黎入國子。而

生徒相賀。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講。皆喜。曰。國子監。不復與矣。注

汪講國學。而通經莫屈。講論通經。頃多幸焉。論難莫屈。此祭

酒之有人也。進退作則。動言是傲。陽城有之。韓愈為司業。書

武我成均。進退嚴以得禮。扶善遏過。實公有之。韓愈為司業。書

作則動言是傲。嚴以得禮。扶善遏過。實公有之。韓愈為司業。書

書九經。張九為匡子。言業。年老。常手。口誦鹿鳴。子司業。景祐中。為匡

粹篇。未甲中書。令李。以近規。非通經。歟。燕堂鼓琴。退之聽琴。字

瓶止之。帝嘉其直。下詔褒之。列飲燕。祭闕下。唱義。相下。任司業。城言

少儀。德。孝官。三十有六。人。列飲燕。祭闕下。唱義。相下。任司業。城言

事得。與。為。道。州。刺史。太。非。感。德。歟。此。司。業。之。有。人。也。廣。文。先。生

才過。岳。宋。杜。甫。贈。文。館。博。士。鄭。庚。詩。先。生。國。子。先。生。上。規。姚。奴

韓。愈。自。子。博。士。出。義。黃。先。生。有。才。過。岳。宋。國。子。先。生。上。規。姚。奴

子。先。生。云。云。止。規。姚。奴。似。輝。輝。無。阻。論。易。折。角。朱。雲。為。博。士。講。易。人

李。官。

折。其。講。經。重。席。戴。憲。講。書。帝。令。羣。臣。說。經。不。通。者。奪。何。淹。貫。也。覽

筆。即。下。旁。也。遠。考。定。國。子。生。通。一。看。書。不。寐。王。元。威。轉。四。門。博。士

不。寐。何。敏。勤。也。此。非。博。士。之。有。人。乎。我。朝。以。來。尤。加。崇。重。國。冠

方。袂。有。摩。踵。接。而。學。校。師。儒。之。任。皆。世。偉。望。人。才。作。成。流。為。數。年

不。窮。之。用。者。皆。學。官。之。力。也。傳。澣。自。學。正。至。祭。酒。官。以。儒。名。者。且

三十餘年。其任之也專。正為司業。祭酒。官。以儒名者。且

十。年。之。鄭。穆。以。待。制。兼。祭。酒。一。旦。請。老。而。諸。生。願。留。者。至。三。千。餘

人。其。慕。之。也。深。四。朝。國。史。鄭。穆。傳。元。祐。中。以。字。文。閣。持。制。常。兼。祭

禮。過。迎。皆。專。其。經。術。而。服。其。教。訓。六。年。請。老。提。率。洞。青。宮。勅。過。門

下。給。事。中。抱。世。禹。言。穆。金。年。出。七。十。精。力。尚。強。古。者。大。夫。七。十。而

致。仕。有。不。得。謝。賜。之。几。杖。祭。酒。居。師。資。之。地。正。官。則。老。成。願。毋。輕

聽。其。去。不。聽。報。太。宰。之。士。數。千。人。以。狀。論。司。業。又。詔。幸。相。請。留

程。顯。學。問。淵。源。洛。中。師。表。而。召。判。武。學。何。其。幸。也。名。臣。陳。瑩。中。學

術。醇。正。元。祐。名。臣。而。擢。為。博。士。又。何。其。慰。學。者。之。望。也。同。上。名。儒

宿。德。項。背。相。望。未。易。放。數。當。代。仰。之。後。人。思。之。尚。想。乎。蟬。蛩。之。誨

噫。盛。哉。然。嘗。論。之。學。官。固。諸。生。之。望。祭。酒。又。為。學。官。之。唱。且。匪。曰

蘭。正。疇。變。入。室。不。自。朱。藍。何。遷。素。絲。非。王。儉。辭。祭。酒。之。表。乎。齊。王

為

酒之職非他官比志行必粹道義必尊庶無慊於教載之任二子所以力辭而不敢者亦自知分尔苟國師有人則下是典教有不難舉吕公著一為祭酒命駕親謁程頤請為學正而學者皆知性理之學吕公著王陶方任祭酒亦遣博士詣孟醇擢為學士而諸生始知有聘士之禮同上此又摯裘提領之論矣雖然茲皆漢唐以來學官之任而考之成周則未聞焉且周典六官治官掌治禮官掌禮曰刑曰兵曰事考其官属亦各稱其職掌之當然獨至於地官謂之教典而其設官殊不可曉蓋自鄉老至比長皆六鄉之官自封人至充人皆疆場之師自載師至均人皆財賦之官其他不過整齊田學推考征斂而所謂教官者師氏保氏司諫數人而已而非專掌乎學校者也及詳考而熟觀之如司樂則掌成均之法樂師則掌國學之政然周人往往以學校之職而屬於典樂之官果何意哉並周禮蓋樂者所以調和其血氣涵養其心術優

李官

游漸漬鼓舞動盪其入人也深此先王作成人材之深旨是故舜之胄子教於后夔書命夔典商之學政屬於瞽宗禮記大司馬皆此意也漢人去古未遠猶知博士弟子受業太常漢書博士弟子皆此意也同業大使知禮樂之本自東都以後學校自學校太常自太常而此意失矣至我朝安定胡先生之判國子監也教育有法深有古意雅樂歌詩乙夜乃散至奏鼓琴瑟之聲洋洋乎外伊川所謂九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豈非平日動盪涵養之效歟異時淵篤純明直溫簡諒色色有之呂氏家範判事每公私誦流掌琴瑟之聲微于外善堂合雅樂歌詩乙夜乃散諸齋歌詩奏琴瑟之聲微于外善堂合雅樂歌詩從安定先生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李薦書言子皆賢才荆公詩曰先收先生作梁棟以次收拾桶與棖愚請頌此為今日師儒勉呂氏家範

科舉

進士之選其自隋始乎曰非隋也周也王制謂大樂正論造士之

秀以告于王而升之司馬曰進士此其始也特設科較藝始於隋
爾噫進士之選在古者何其重在後世何其輕耶周人賢善之貢
必加拜受拜云者想其恭敬而不敢慢也三物之教必曰賓興賓
云者想其禮待而不敢忽也此周士之由矣由漢以來固不
能如拜受賓興之禮然猶州長身勸爲雖以當時號爲詭諛
公孫洪者猶出於鄉人之勸勉未嘗有自進之風弘公擢至唐楊綰
投牒自進而士始甚輕唐志蓋古者上有求於下其後也上下交
相求又其後也下始急於求上此古今輕重之別也然自漢設科
以後科目紛紛不知其幾大抵自漢至隋以前惟行孝廉秀才之
科自隋唐至本朝惟行進士明經之科至熙寧後王荆公以經義
試進士於是明經始廢而進士獨行耳此其大畧也進士之科唐
與我朝行之然在唐爲輕在我朝爲重何以知之三十老明經
五十少進士此唐人之語也以此知進士爲劣而明經爲優矣唐
言進士盛於唐正官未徵之際不由此選終不焚香禮進士徹幕
待經生此國朝之詩也以此知經生爲輕而進士爲貴矣編年
李官

謹於選士皇祐五年庭試焚香案曰得中孝狀元唱名
司馬也又筆談禮部進士設香案與人對拜設世儀其盛有
私傳經義同公自詩曰焚香禮進士蓋防故唐之進士得
第者百一二明經者十一二惟乙科而已其進士得第者百
二三傳學究合九十三人其額至寬也而得人之盛反不若進士編
大相蓋待之既厚則卓犖非常之士皆願爲進士得之既易則庸
庸記誦者其爲明經爾此前輩稱國朝進士爲將相科其有由
矣王唐曰惟科是固然也蓋亦推原進士一科興置之制可乎
春官之試始未有也自元宗以考功望輕移試禮部於是有所
焉元宗開元二十四年始有也自元宗以考功望輕移試禮部於是有所
之試始未有也自武后以對策爲緩親試殿前於是爲常制焉武
子年策問貢人於洛城殿數習方設衛棘園始未有也自唐楊凌
始開三行試於是爲故學焉唐楊凌始開三行試又曰試與衛
得第者百一明經者十一二惟乙科而已其進士得第者百
之至熙寧復加經義之制見義門臨軒試以詩賦亦自唐始也我

朝興國加試以論至熙寧始定策試之制
化淳化二年先陳靖請糊名等以所試
州之糊名則自明道始明道二年考校
以文字往復如吏部考校之請也傳義
冒貢之禁隱慶曆四年所禁有司欲脫
舒之言而行黃通考平以命書扶書冊
印卷首嚴禁乘燭因威綸之言而行
自法書有遊親別頭也而祥符張士遜
監門官有遊親別頭也而祥符張士遜
於御屏多認自今奉人與試舊未有
官有親嫌者皆移試別頭是崇政殿
請行之親及隨侍地自今是崇政殿
科幸

起請差遣甲寅乃詔用三月廷試取士
一曰於是諸路始有別頭試取士之多
王曾首及是糊名考校後得甲科時
相閣之上曰考官過為難公在
始自嘉祐之二年嘉祐二年進士
不試及第皆舉士歲數或一歲一舉
四年一舉或累歲不舉嘉祐二年
若曰久罷貢奉憲遺天下賢士宜
舉則始自治平之四年分四等自
名於是唱名及第之典並唱名及第
錫宴於是錫宴瓊林之禮長編典
賜宴瓊林苑其噫國朝之所以待
既嚴禮之既重則薦於鄉試於有司
哉自今觀之懷州解發素已銓次
恭為稱首特科奉法憲秋試日
官元非王欲在請廣州解發素已
平曰已改弟之矣其公如此大名舉
子自相推先

準同起大名李迪有聲禮部不黜景德二年則薦於鄉者皆平時推譽
張覃素有大名李迪有聲禮部不黜景德二年則薦於鄉者皆平時推譽
於州里也李迪有聲禮部不黜景德二年則薦於鄉者皆平時推譽
冠春官王曾鄉薦典貢奉推為首則試於有司者亦皆素知名於
場屋也夫外郡既考復行有司復考文藝若無愧矣而猶嚴於臨
軒之選此與周人升於鄉升於司徒司馬者同一意也是故齊賢
受知先朝擢自下第幸西京進士得張齊賢第十策策還無九宗
以自輔也及國二年齊賢進士得張齊賢第十策策還無九宗
十人後上不納符八年齊賢進士得張齊賢第十策策還無九宗
狀擢居首選洋符八年齊賢進士得張齊賢第十策策還無九宗
五年仁宗初臨軒試進士韓琦名在第二時唱揚實賜第公卿皆
名第甲大史奏曰下五色雲見從官者賀禮部皆不特此耳狀
賀慶會一及是帝賜見姓各喜曰揚實初試國子監禮部皆不
元及第不在溫飽王沂公狀元及第或曰狀元不在溫飽禮部第一不
肯自陳寶元元年范鎮禮部奏名第一故事省試第一人亦抗聲自陳
之禮部第至七十九人甲自鎮始賢此其著節立身又有出於科
舉之外蓋祖宗不專取以文墨而試賢亦惟以行藝所以正人相

望出為明時用也然愚又嘗論之科舉之禁不可以不嚴亦不可
以過嚴不嚴則無以杜僥倖之心過嚴則復以隔天下之士且糊
名易書似也然東坡反遺李薦年知貢奉意得鳴以厚多十及考
章程文大高以爲用所折生護談古戰場過求終日與若相從非
公誤取劉渾渾公筆談嘉祐中士人劉幾驟爲給督之辭歐陽惡之會
此必劉幾也榜之既而果幾也後數年公爲物之辭歐陽惡之會
公曰除惡務不有論日棄舜性仁賦曰靜可延年獨高五帝之
壽也矣既而乃形爲凶之時棄舜性仁賦曰靜可延年獨高五帝之
公曰除惡務不有論日棄舜性仁賦曰靜可延年獨高五帝之
易名他州以取解籍罪易州本名希古犯王公洙願保匿服而
不易之禁注服冒貫匿服之法果可繩乎此王文正公所以舉科
場條貫投地而不取也場條貫公投之於地口內翰故官裁日時
陳懼而退

古者以德行考士而士心正後世以文藝考士而士習壞世儒皆
有是言矣嗟夫舉孝廉者濁如泥舉隱逸者索高價德行果可得

考校

士乎。愚嘗推原其故蓋古今人才一也。成周人才出於學，戰國人才出於客。漢之人才出於吏，唐之人才出於科舉。時用里選，則人才由里選而出；時用科舉，則人才由科舉而至。以後世科目之後，而欲用成周里選之法，是猶結繩於書契，鄉飲於軍市。君子謂之不知務，噫！何代不生才？何才不資世？特恐考者非賢，賢者不考耳。且進士之科莫盛於唐，而考士之法亦莫病於唐。夫以張九齡之峭直剛方，吸噓雲雨，願平原之忠肝義膽，對越神明。陸宣公之論諫，仁義裴晉公之明哲保身，並本此進士誠莫盛於唐也。然昌黎名儒三至禮部，何蕃義士終身不第，此猶可也。齊皞以貴而不得舉，韓愈送齊王參元以富而不得舉，柳子厚與王是畏嫌而自私也。錢徽典舉而私擢李宗閔之子，參元書云是畏嫌而自私也。達珣典舉而陰取楊國忠之子，宗閔傳云是畏嫌而自私也。高第能是徇情而自私也。此考士之法莫病於唐也。未選之不精擇之不審，往往歸咎於文藝是罪，歲爾國朝考士之法何如哉？宋白典春官而蘇王中選，宋白三掌貢奉所取爵易簡王禹偁

程羽掌賞舉而張寇聯名，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折廷爭如成公當方面則諫不敢，有雅望如李文靖深沈有德如王公而力歛方平司文賦尚典要，若宗時臣僚言注時幸人路後得為長通經學古為高者又誰之功歟？大抵人物之消長，文章之高下，皆任文衡者之責。可輕乎哉？不然王介甫以私學取天下士，至有以雅為雅之弊。惠卿以己意取策問而當時皆訕前朝，阿當世，見詩策門文章人物為之一變，向非元祐諸公出而正之，則黃茅白葦之習始何如耶？東坡謂七介甫欲以然嘗論之，考校之術不可過於任法，亦不可過於任情。任法矯也，任情私也。過眼終迷，日五色非主司自嘆之詩乎？東坡遺李廌詩落却親情，曹至公非主司被嘲之詩乎？陳延年有親戚為所黜遂批其詩曰此任法之弊也主司冬烘錯認顏標，是遂為等上以進士武濟川林質最所識，後非標作典舉徇情私擢濟川，開寶五年此任情之弊也。曰法無寬嚴精不係會徐士，兼訴助遂覆試

考得矣情無公私得人足矣若李迪落韻本有聲也雖點迪而取
景德二年御試得李迪以下先是迪與晉處皆有各場坐禮部
奏名皆不與取其文觀之迪賦落韻論當仁不讓於師以師
為衆時今就御試王曰詔落韻者失於不詳審捨注疏如是而廢
而立異論不可取遂取迪而點邊當時朝論大率如此尚恭游
法何惡乎王復能賦素知名也遂私復而取復希復王尚恭游
門科幸法竟秋試府園醜慮希深監試末叔聖俞為試官王復
王復不可蓋者生文賦平尚恭作解示矣王復不刊則又曰解元非
日已次第之矣其公如此如是而徇情可厭乎噫是固然爾業患
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為進士
者又當自勉也或曰彩霓之韻未誤而點范景文用彩霞字主文
約之論而點人勸景刑賞之論見疑而降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
文辨之景文不肯此非行業之不精君子則曰寧求諸己不求諸人
南曹遂降第二

也或又曰火山軍之名得之夢寐王司或夢火山軍得名後王俊

民之語已播城市王荆公與一主文相角我卷乃劉輝也

號果王此又物理之素定君子則曰寧求諸我不求諸天也不然

尚昆體以逐時好天聖以來穆脩丑洙歐陽唱為古文變西崑體

尚昆體皆阿新法以取高第見經義詞賦門詳不惟有司恥之愚亦恥之

雖然 國家以文藝取士固也亦不專以文藝也宋祁甲科兄弟郊
次之以文而取也然進郊而退祁蓋弟不可先兄天聖二年宋郊
與其弟祁俱以
而校也然升馮京而降文通蓋貴賈不可先寒賤皇祐初有官沈
宗曰朕不欲以貴賈先天下第上之人未嘗定以文藝也大名鄉
薦欲首選張公詠也公辭之而推張覃太平興國四年張詠與
詠二以同郡張覃素有文萊州解發欲首薦蔡公齊也公辭之而
推史防蔡齊萊州人史防而己居其次下之人亦未嘗校以文藝
也夫以文墨考士而不以文墨拘以科目進身而不為科目累謫
然有成周德行道藝之風噫盛哉唐人進士何足語此

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十

續集

世

厚
藏
書
印

